

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

01

# 重回生命之树

*Back to The Tree of life*

远人 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

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

01

# 重回生命之树

*Back to The Tree of Life*

远人 主编

南方出版传媒  
花城出版社  
中国·广州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重回生命之树 / 远人主编. — 广州 : 花城出版社,  
2016.3

(当代中国生态文学读本)

ISBN 978-7-5360-7892-5

I. ①重… II. ①远… III. ①中国文学—当代文学—  
作品综合集 IV. ①I217.1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6)第056450号

出 版 人：詹秀敏  
责任编辑：王 凯 张 旬  
技术编辑：薛伟民 凌春梅  
封面设计：远人工作室+小虫

---

书 名	重回生命之树 CHONG HUI SHENG MING ZHI SHU
出版发行	花城出版社 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印 刷	广东新华印刷有限公司 (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盐步河东中心路23号)
开 本	787毫米×1092毫米 16开
印 张	17.75 2插页
字 数	200,000字
版 次	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定 价	32.00元

---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，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。

购书热线：020-37604658 37602954

花城出版社网站：<http://www.fcph.com.cn>

# 目录 Contents

## 小说

003 / 崔曼莉 杀鸭记

010 / 侯磊 城北的新桥

## 非虚构

035 / 聂作平 在双林路

051 / 盛华厚 寻找京杭大运河

## 翻译

063 / 艾略特·温伯格+奥克塔维奥·帕斯(陈东飏译) 看王维的19种方式

## 艺术

109 / 王晓华 海德格尔的山间小屋

118 / 马永波 重回生命之树的苹果

139 / 远人 柯罗：尘嚣之外的风景记忆

## 特稿

157 / 鲁枢元 1969：沉湖之战

## 光明

167 / 陈瑛 丹麦——走进童话的字里行间

178 / 余巍巍 芒果花开

195 / 符定平 三角梅和雨

## 文本与绎读

201 / 哑石 青城诗章

222 / 一行 同构异质，或知觉的修辞学

239 / 附录

小说





## 杀鸭记

崔曼莉

我的大门外，有一个小池塘。池塘边种着一些树，它们很高，树干粗大。这个村子远离县城，颇为偏远。小池塘位于村子最边缘的角落。每天中午我醒来，推开窗，坐在床上或桌边，透过破败的院墙，看着小池塘的景色，我便心情愉快。田园风光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带来的宁静。我从中午看到下午，再从下午看到晚上，天渐渐黑了，一切又要从头开始。

现在，我的宁静已被打破一个月零三天。一群不请自来的鸭子，进入了我的池塘。开始我以为是鹅，后来邻居告诉我这是鸭子，但又不告诉我这是谁家的鸭子。这队像白鹅一样的鸭子，从清晨到日暮，都在我的池塘里嬉戏、觅食。它们在水里扑腾，站在岸边用长扁嘴梳理羽毛。它们白白肥肥大小不一，点缀着池塘里的景色。

我再一次穿过池塘，朝邻居家走去。我住的房子就是这家人卖给我的，三间瓦房，连门外约定俗成的池塘和树，加起来一万块。当初卖房子的时候邻居说：“你看，三间好瓦房，你一个人，一间烧饭、一间做





堂屋、一间睡觉，多好！你也可以把地上铺铺，墙上贴贴什么的，你们城里人会弄。”但是我什么也没有弄，只把房间的安排做了点变动，一间厨房、一间卧室、一间书房。在我搬到这儿的四年中，只有我母亲来过一次，那还是刚搬来的时候，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让她来了。我也没有接待过一个朋友。当初是我没打一声招呼从人群中自动消失的，后来，我想，他们大概慢慢地忘记了我。

在这里我与众不同，异类的好处就是宁静。邻居们很少打扰我，有了事情我就去找他们。我穿着朴素、谈吐文明，也许是因为我长年闭门不出，他们总觉得我有些可怕。我走进邻居的小院，男主人坐在一块空地上，看见我，他站起来，姿势有些不自然。他问我吃了没有，我回答吃了。他又问过得怎样？我说不错，然后他就不说话了，抽着烟，等我开口。我问那到底谁家的鸭子？他迟疑了一下，眼睛看着别处，说不知道是谁家的，鸭子就会到处乱跑。我说是吗？在说这话的时候我微笑着。我说，我不想它们在我的池塘里，你看看是谁家的鸭子，请他把鸭子领走。他看着我，又迟疑了一下，就答了一声好。我也就表达了我的谢意，告辞出来。

但这群鸭子还是每天都来。又过了半个月，我劝说自己要原谅它们和它们的主人——它们毕竟是可爱的鸭子。每天清晨，池塘边的树、草和野花在晨光中清晰起来，鸭子们排好了队伍，摇摇摆摆地走过来。它们晃动着肥大的屁股，左扭右扭，看上去既滑稽又可爱。它们中有一只大白鸭，是领队，小鸭子们也总能得到某种关照。从人性的角度说，它们活得挺高级。这恰恰引发了我的生理情绪，还有什么比生命更讨厌呢？比如人。当我坐着，窗前只有静止的池塘、树和一些花草，它们互不相关、漠不相连。当然通过生物书我们知道植物之间也相互依存，但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的眼睛是不会提醒这些的。终于有一天，我实在难以忍受，我迫使我自已站起来，走到院中，把堆在墙边的旧篱笆举起来，挡

住了鸭子们的必经之路。

也许我太笨了。第二天，它们绕过了几块篱笆，跳进了我的池塘。

我问自己：是和一群鸭子和平共处，适应新的生活方式，还是痛快地解决？好在我从不为难自己，这是一个容易的选择。

我第三次来到邻居家，这下连女主人也出门迎接我了。这是四年中我去他们家频率最高的两个月，我的来意和我的说明一样简单，我说，请你们通知鸭子的主人，把它们领走。

其实还有一些话，我只是没有说。对于说话，我也习惯如此，我希望人们自觉，如果人们不自觉，有些话说了也没有用；如果他们自觉，有些话就可以不必说了。我的邻居显然没有体会到我下一句话。我也没有再去找他，我写信给母亲，问她如何杀死一只鸭子。

母亲回信了，她是个佛教徒，也吃些肉，但基本上不杀生。她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说快入秋了，吃点鸭肉好的，要自己照顾好自己，最后，她说，鸭子还是让卖的人杀吧。

我又写信，说我的鸭子不是集市上买的，是邻居送的，所以要知道怎么杀。

她回信说，让你的邻居帮你杀一下吧，杀鸭子很麻烦，你得有刀，要抓住它，找到血管和气管，杀死了以后还要拔无数的鸭毛，她说真的很麻烦，你不如把鸭子还给邻居吧。

我想了一下，按照她的方法，我得找一把快刀，还要放血、放气……果然很烦。

我不喜欢见到疼痛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以前在城里买菜，也尽量避免现杀的东西。它们死前挣扎的样子让我不舒服。现在，我要杀鸭子，还要杀得轻松自如，看不到疼痛。

枪毙肯定不现实，我没有枪；投毒容易污染环境；活活饿死是根本不可能的，它们都自食其力——活埋倒是一个好办法，首先挖坑很容易，



只要想办法把它们赶进去，再把土填满就行了。至于它们的挣扎，我是看不见的。现在只剩下一个环节需要解决，就是怎么抓住一只鸭子？

我没有抓过鸭子，看也没有看过。去请教邻居？那无异于打草惊蛇。问母亲？算了，她长篇大论说半天，也说不上什么。我想起以前的一个朋友，他曾在农村插队，而且就在湖边。我打开抽屉，幸好一念之差，没有把电话本扔掉。我打开本子，找到了朋友的电话，不知道他搬家了没有，我决定去试一试。

正好要去县城取一笔稿费，我把电话本放进口袋，出了门。鸭子们对我熟视无睹，快活地在池塘里玩耍觅食。从村子走到县城约一个半小时。我先在邮局取了钱，然后，到邮局边的小卖部打电话。电话响了几声，有人接了，我一下就听出了那个声音，没错，是这个朋友。

他居然也一下听出了我的声音，他说，是你啊，你好你好。

我说，你好，有件事想请教你。

他问我什么事，我说鸭子应该怎么抓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抓鸭子。”

“你这个问题怎么这么怪？”他说，“抓鸭子又不是一门职业。”

我有些明白了，他又补充道：“随便你怎么抓都行。”

我说：“哦，明白了，谢谢你。”

他说：“你一脚踢翻了也行。”

“行，谢谢你，再见。”

“再见。”

我掏钱给小卖部的老板娘，她一面找钱一面打量我，似乎有话要对我说，我问她有事吗？她笑了笑，说：“要抓翅膀，不然会乱扇的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问：“先抓翅膀吗？”

“随便！反正要抓翅膀。”她狐疑地看着我，“你没见过抓鸭子吗？”

我点点头，想了想，又问她：“如果是一群鸭子呢？”

“找根绳子，把腿捆起来。”

什么，还得要绳子？我告别了老板娘，朝百货商店走，心里开始烦乱。公路上不时有机动车开过，除了农用车和货车，竟然还有一两辆高级轿车。我看着它们，觉得它们在此地的出现比我的出现还要古怪。突然，我想到了，如果用篱笆围成一个圆圈，只留一个缺口，然后在缺口处挖好深坑，把鸭子赶进去不就成了吗？我冷静下来后又仔细地想了想，不错，这的确是一个好办法。

我立即回家。这件事的烦人程度已经逼得我要速战速决了。此时是下午三点，我把院里堆放的篱笆全部拖出来，放在池塘边上，然后沿着池塘围圈。幸亏池塘不大，只费了些工夫，就围好了一个完整的圆圈。我拿着铁锹，走到缺口处，开始挖坑。

鸭子对我没有防备之心，它们认为我是一个友善的邻居。有一两只靠近我，看着我忙碌。

我一锹一锹铲着岸边的泥土，一些蚯蚓和小生物被我翻了上来，鸭子们兴奋极了，三三两两地，围在不停堆高的土堆边，用宽宽的扁嘴在土里翻啄，不时昂起细长的脖子，把食物咽进肚里。

塘边的泥土并不坚硬，为了挖得更深更大一些，防止它们逃脱，我跳进坑里，把土一锹一锹往外铲。坑内的泥土很潮湿，挖了一会儿，好像有水从底下渗出来，渐渐地，水就浸湿了我的鞋袜。我埋头挖着，偶尔一个抬头，看见四周全是高高的泥土，土黄色的，粘成不规则的墙壁。忽然之间我某种冲动，我想疯狂地挖下去，不停地挖，挖到我再也不能爬上去！我感到脊背一阵发冷，陡然地住了手——真是个大又好的深坑啊！

天空变小了，树上的叶子那么遥远……我紧紧握住铁锹的把手——这是个非常及时的停顿，我朝上爬的时候差点摔下来，如果有人稍稍出



手，那么被活埋的肯定是我，而不是这些鸭子。

我气喘吁吁地站在坑边，望着巨大的深坑。天色已晚，越快动手越好，正好有几只就在身边觅食，我顺手一挥，就把两只鸭子挥了进去。它们嘎嘎大叫，挥舞翅膀，细小的白绒毛从坑中飞升而起，如雪花般散落。我又去挥另外几只，却被它们逃脱了，但它们没有警觉，只是跑开几步，便继续觅食了。我拿起准备好的长竹竿，绕到池塘的另一边。鸭子们有的在水中，有的在岸上。它们似乎听不见坑内同伴的叫喊，只是吃食和梳理羽毛。我举起竹竿，它几乎有池塘半个直径那么长。鸭子们立即惊慌起来，朝着四面八方乱跑。我不慌不忙、循序渐进地把它们朝着坑里赶。池塘不大，那个角落就更小了，有几只在挣扎与跑动中落了下去，有几只躲过了竹竿，沿岸大叫着奔跑，还有几只扎进了河里，在水中乱窜。一通忙乱后，鸭子们完全惊骇了，由着我的竹竿左指右挥。我赶得不太急，好像那个坑是它们的家一样，轻柔而努力，带着某种关怀。鸭子们狐疑起来。几只意志薄弱的听了竹竿的话，被“请”到了坑里，还有几只顺着走，只是走得不坚定……坑内嘎声大作，配合着坑外的斗争——最后的结局总是如此，我们会看到一个英雄，一个聪明人，一个先知先觉——那只领队大白鸭，始终躲避着我的竹竿，既不太远也不太近，巧妙地保持着距离。我追逐着它，即使为了公平，也应该把它赶下去。它在水里和岸上与我捉迷藏，地方虽然不大，但也足够一只鸭子显示智慧了。它顺着竹竿前进后退，就是不朝坑的方向跑，而且，它很有耐心，比我更能坚持。我突然把竹竿朝地下一扔，席地坐了下来，从口袋里摸出一支香烟，点上火。天已经半黑了，大白鸭浮在池塘中间的水面上，一动不动。也许它也累了吧。快要什么都看不清了。

它应该是我的哥们！我把烟头扔进塘里，决定不再管它。坑中已经是白乎乎的一大团，相互挤压在一起，还有白白的一团一团在朝上蹦，乱七八糟的羽毛雾蒙蒙地在半空中盘旋。我朝手上唾了一口唾沫，把锹

拾起来，开始朝坑里填土。我填得飞快，用锹迅速地推着，胳膊累了就用脚踢，脚累了就再用锹推。填着填着，我突然发现那只大白鸭正在旁边吃蚯蚓，我什么也没想，走过去就是一脚，它立即被踹翻了，嘎的一声倒在地上。我俯下身，抓住它的翅膀，这是我第一次抓住一只鸭子，白白的羽毛既温暖又柔和，让所有的力气在一瞬间崩溃。我微微一松，差点就把它丢到地上。鸭子，抓它果然是一件容易的事。

大白鸭一动不动，也许被踢伤了。我把它扔进那个半埋好了的坑里。它没有发出任何声音，躺在白色与灰色的混合物上。我继续埋着，渐渐地，一种体力劳动即将完成的愉悦代替了一切，我觉得轻松即将来临，我享受着它，并且，我喜欢它。

所有的声音都被泥土遮掩了，或许，已经在泥土中安静了。我全身都在酸痛，到处是泥水和汗水，在极度的疲劳中我渴望休息。我跨过真实的深坑，朝家里走去。在走的途中，不过十几步远吧，我忽然想把这一切都记录下来。为了加深印象，我转过头，池塘被夜幕笼罩着，乡村的景色平淡无奇，远处与近处同样宁静。我的眼泪突然涌了出来，它们涌得又快又有力，我没有办法阻挡，它们就这样来了。



## 崔曼莉

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，作家。2002年起在文学刊物发表小说及诗歌十余万字。出版长篇小说《最爱》《浮沉》《琉璃时代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卡卡的信仰》等。其长篇小说《浮沉》曾被中国新闻出版署推荐为最值得阅读的五十本好书之一，畅销过百万册。《琉璃时代》获中国作家出版集团长篇小说奖。短篇小说《杀鸭记》获金陵文学奖，中篇小说《求职游戏》获北京文学奖等。2012年，书法作品在德国参加国际书法大展，并获收藏。



## 城北的新桥

侯 磊

### 一、庙·老井

北新桥之精忠庙，正殿三幢，建筑精细。内供宋岳忠武五塑像，作甲冑装，其面不向正南，作东视状。平内各寺观神像左视者，此一像而已。像极威严，凛凛之气，令人望之油然生敬畏心。英雄刚正宏烈，固宜致后人景仰。开庙之期为旧历元旦，正月十三复开庙五昼夜。早晚游览者如过江之鲫，络绎于途，人山人海，极呈繁华之象。夜庙之际，殿阶满列纱灯，上面皆绘佞臣缚伏状，状极可哂。游人过此，莫不嗤之以鼻。

——《北平旅行指南·精忠庙》

在认真地跟师父行了礼后，我郑重地提出，要读书求学，出庙还俗。

师父的装束与普通人无异，只是太破烂了些，并留了长发和长须，也不知他有多大年纪。他一身的百衲衣已缝补得破破烂烂，满脸的油膩能有半寸厚。他的眼皮已经耷拉下来，仿佛不会再睁开，看这个世

界用耷拉眼皮之间的那道缝隙就足够了。他的胡子已经赶粘，瘪嘴，还有那么一两颗碎芝麻粒似的残牙，一边抿着嘴唇一边张开，可看见嘴角黏稠的唾沫和焦黄的牙根向外流露着。他的头似乎永远也抬不直了，就这么歪在一段残墙的墙根处。他手中竟然有一根鸠杖，这是乾隆年间的千叟宴上传下来的老东西，有这个可以面君不跪，象征着古代的富足与安康。而今已经成了流落街头的道士乞讨时的拐杖，用它连打狗的力气也没有了。

师父看着我很冷漠，忽而和蔼而又严肃。他没有在意我的窘态，轻轻地说：“道教不兴，中华危矣。”又说，“儒家修身，道家修心，今人的心已不净了，再怎么修也没有用了。”

师父说，他幼时由父亲带着从直隶老家逃荒要饭而出，父亲还带着他的一个姐姐和一个妹妹，姐姐被人贩子卖到了勾栏院，妹妹路上饿死，而他被遗弃在路旁。北新桥往北路东，有一座精忠庙，庙中的师父收留了我，从此就在这里做道童，数年后，精忠庙在八国联军侵略时被毁，师父和师兄弟们都散了。

他拄着杖，缓缓地想站立起来，哆哆嗦嗦的不仅是他的双腿，还有他干瘪的嘴唇。

我们这里是座道观，却叫作精忠庙。我的师父是位年高得寿的住持。现在，他把我带到主殿旁边一个堆满杂物的跨院中，绕过一堆破烂的木器家具，来到一口用铁皮掩盖的古井面前。井似一个苍老的人在静默着。井台很矮，一抬腿就可以迈上去，上面架着一具苍老的轱辘。我掀开铁皮，抖动着这个临时的井盖，声音一下子扎下井口再返上来，如鸣雷般隆隆地响。井绳把井口勒出深深的印痕，好似古老的伤疤。我探头往井下看去。水面平滑如镜，我模糊的影子在水面上晃动着。我感到一阵眩晕，仿佛有一股巨大的力量使我栽下去。师父在身旁扶了我一把，我生硬地挪动脚步，退下了井台。师父说：“这不是一口普通的井，井中有





恶龙，大凡飞禽走兽，路过井旁时，都会被井中的神兽吸下井去，成为神兽的食物。”

“井中到底有什么？”

“有你要寻找的东西。”

我拿起一个洋铁皮水桶挂在长长的井绳下边。桶顺入井下，过了好久才听到扑通一声。我攥着井绳用力舀水，像一个习武之人在使用流星锤或链子枪一类带长索的兵器。水面仿佛有吸力在包着水桶不使它放倒。我费了不少的力气打到水，慢慢地摇动辘轳，让井绳绕线轴般一圈一圈地盘到辘轳上，吱嘎吱嘎地摇上来。师父抿着嘴笑了：“怎么连桶水都打不上来？”我一阵脸红，本地人在此打了几百年了，而这几百年都没有把井掏干。那一队队长途跋涉的商旅客户，匆匆来往的行人，附近常住的居民，对于他们，这世上有什么宝藏能与一眼老井相比呢？对于老井，我们都是过客。

我舀了一瓢水饮下，井水甘而凉，咕咚一声从口腔甜到肚腹。师父说大凡有水的地方，不论江河湖海井皆有龙王。这口井下若有龙王，我只当饮下龙王的洗澡水了。

我总是想着，这口看似有些诡异的井，是否像其他井一样使地下水源不断地涌出，仿佛是把西山最好的水引到了这里，或者这里地下是河的古道，因兴建城池而埋入了地下？抑或真有龙王，井是龙王从地底下掏出来的，一直掏到地面上，想看看人间的日子。也就是说，井下通着海眼。海眼是什么我没见过，我只知《封神演义》中的申公豹因背叛教门而被黄巾力士塞到北海眼里，现在只希望师父别把我塞到井里。

师父说井里确有龙王，还不止一条，连龙公龙婆龙父龙母外加龙子龙孙。它们分别掌管着北京诸多的水系，统领着虾兵蟹将，能够呼风唤雨，兴风作浪。干旱时降雨，洪涝时收雨，和永定河的河神一起，维系着一方水土的平安。